

“圣安娜号”起义

“SHENG ANNA HAO” QIYI

[苏联]阿·列别进柯著 种 觉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圣女娜号起义

THE "SANTA NA" RISES!

THE STORY OF THE



“圣安娜号”起义

种 觉 译



恩·利亚明繪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通过一条俄国商船的命运，描写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尖锐的阶级斗争。被白匪征用的商船圣安娜号，从国外运一批军火支援匪北方战线。可是当船在途中破冰前进时，北方许多海港都已解放，反动船长就想把船开到南美去，和军火一同出卖。船上的地下工作者在白海的冰原上，在比斯开湾的大风浪中，和船长展开了夺船护船的斗争。而在非洲以西的大西洋上，圣安娜号起义了，船员们消灭了船长和他的反动集团，然后通过地中海和黑海外国港口的盘查，回到祖国，把船和军火交给苏维埃政权。圣安娜号光荣地改名为革命号。

А. Лебедевич

ВОССТАНИЕ НА «СВ. АННЕ»

Леггиз 1957

“圣安娜号”起义

阿·列别进柯著

种 觉 译

恩·利亚明绘图

朱 延 龄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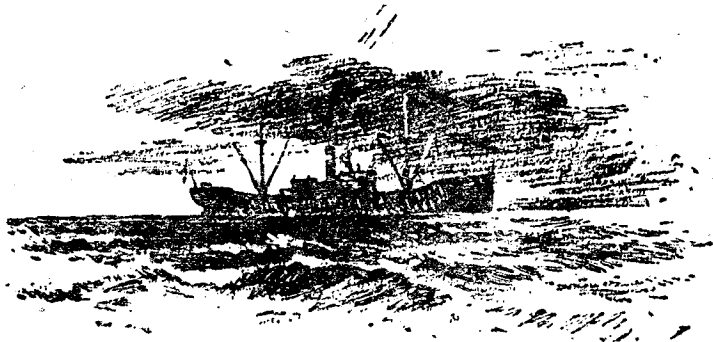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译0253 (初中)

开本 787×1032 1/28 印张 6 5/7 字数 128,000

1953年10月第1版 195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9,000

统一书号：10024·2346

定价：(4) 0.40 元



第一章

小鬧鐘纏擾不休地在耳畔發出低啞的嘎嘎聲，鬧鐘鈴子早已在一次大風暴中跌破了。我使勁地睜開眼睛，把鈴聲關斷。鐘上是十二點差十分。寒氣從半開的圓窗透進來，一股細細的海水順着白色的倉壁往下流，快要流到兼作辦公桌用的那口寬大低矮的書櫥頂板上了。

船微微顛簸着。

“這一定是個不平靜的夜，”我心里想，便穿了衣服，走到甲板上。

黑的天，黑的海。天上烏雲被風吹得飛跑，不住地向稀疏的星上撲去。海中浪峰層層，白花滾滾。海有節奏地低鳴着。高聳的桅檣好象痛得吱吱地叫喊，昏暗的桅燈在天空中打轉。浪頭有時堅決地猛击船舷，有時撲到甲板上、灰色的防水布上，嘩嘩地迸散成飛沫。

我順着潮濕的扶梯爬到指揮台上。從這裡看下去，海好象越發黑了，船也似乎更渺小、更孤單了。風在桅索間嬉鬧歌唱，帶咸味的水沫有時飛濺到操舵室里。

“好啊，叶高雷奇！”我对舵手說。

“您好，尼古拉·里伏維奇，”他回答道，同时用心地轉着舵輪，后来他伸手理理紅色的蟑螂胡子，又轉起輪子来。

初級領航員柯凡科沒有問候我，也沒有交代什么話，很快地向我交了班，于是我一个人留在指揮台上。

还在經過會議室旁边的時候，我就看过了壁上釘的海图。这艘属于俄国航运貿易公司的中型貨船圣安娜号，正沿着挪威北海岸航行。一小时以前，柯凡科标示出我們的位置：我們已接近英蓋灯塔。这就是說，很快就要看見我們俄国的北海岸了。

过了一小时，又是一小时。风吹在身上还是那样凉颼颼的，海沸騰了，它好象已經发怒，但还是隱忍着的样子。然而过一小时以后，也許就会波濤大作，船前就会突起一座座水山，而开花的滾滾巨浪便要伸出白色的爪子，从四面八方来攫取我們这艘不很大也不算新的船了。

航向以西，高聳着欧洲海岸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〔注〕森严的悬崖削壁，这在白天，数十公里以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現在它們隱伏在黑夜里，可是我曾多次沿着这些海岸航行，从波罗的海和德国海經穆尔曼斯克直到阿尔汉格尔斯克，所以尽管天黑，我恍惚看見那些岩石高聳出水面，光秃秃的，阴森森的，毫无生命的迹象。

“怎么看不見灯塔，”舵手叶高雷奇咕囁道。

我知道他的脾气。有时候他爱嘮叨，有时候又象装哑巴，——一句話也問不出来。看样子，現在他說話的勁头来了。

〔注〕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欧洲北部最大的半島。挪威、瑞典和芬兰西北部位于这个半島上。

“三點鐘以前可以看見了，”我很有把握地說。

“那麼，明天半夜以前到穆爾曼斯克？”

“我們一小時還走不到八哩。”

“尼古拉·里伏維奇！”叶高雷奇忽然喊我。這時候，他停止轉舵，我從那雙呆滯的淡藍眼睛里，看出了他的掩飾不住的好奇心。我覺得我立刻就要聽到早就在這個老头兒心里嘀咕着的問題。他還忍着，可是馬上就要憋不住了。

“什麼事，朋友？”我用鼓勵的口氣問他。我和他在聖安娜號上，在兀鷹號上一起航行過多次，雖然我是領航員，他是水手，可是我們覺得彼此是海上的同伴，風浪中的同伴，海員的帶咸味而堅實的生活中的同伴。

“我們究竟是運給誰呀，這些個東西？”他的聲音放低了，好像是耳語。“這些玩意兒。”他指指下面的貨倉倉口。

“運給誰？運給北綫司令部。”

“這我听說了，可是究竟運給誰呢：英國人，還是恰依柯夫的部下？”

“恰依柯夫的部下。英國人已經走了。不過，這跟我們沒有關係。我們往港上一交，那兒會分派的……”

“分——派。不錯，他們會分派的……分派步槍，機槍。”

“喂，你說話輕些，叶高雷奇。閉住你的嘴，學學少開口。人家聽見這些話，不會饒你的。”

“得了，這兒是海。海聽見了，也不會告訴人呀。”

“得了，你別說了。我們就要進港，那兒有陸上的法律。”

“尼古拉·里伏維奇！我跟您說老實話。听人閑談，港口已經沒

了……叫布尔什維克吃掉了。是不是？”

“噯，謠言。報上說確保戰綫；不過這是誰在海上閑談呀？”

“都這樣說的……哎呀，我的親爹，看見了！英蓋燈塔看見了，尼古拉·里伏維奇！”說着他看一看羅經，就越發用心地轉起舵輪來。

在黑夜中，燈塔看去仿佛是一個白亮的點子；發出的閃光，一長，一短，又一短，歇一歇，又是一長。可見，這是英蓋。

當船駛到燈塔旁邊的時候，我走到海圖旁邊標出了我們的位置，然後又回到指揮台上，可是老头兒的那些話總是留在我的腦子里。難道穆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真的放棄了嗎？！難道布尔什維克真的勝利了嗎？！敲船鐘了——我準備交班。沒有睡足興的氣勢汹汹的大副，不久就到了指揮台上。

我扶着被狂風猛襲的潮濕的扶梯，走到下面，照例不忙着回倉房。我先走過噴着熱氣的引擎間門口，沿走廊經過高級船員的倉房，再一直向船頭上前甲板走去。

我在海洋上混白了頭髮，見過世面，遇過風險，可是我在海上最初一次感受到的歡樂，始終留在我的記憶里。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，從敖德薩搭船去赫爾松，我搖搖晃晃地走到船頭上，嘴里唱着歌，而海，遼闊的蔚藍的海，晃着我，我好象蕩一個極大的秋千。待在船上各處，都叫人覺得船行很慢，覺得被螺旋槳推動的笨大船身在僵硬地、遲鈍地往前移動。但你如果坐在前甲板上，把頭伸到舷外，看尖銳的船頭冲破波浪，你便會覺得船是一枝脫弦的快箭了。忽然一個激浪把船頭向上一掀，——你便好象從高塔上看退落的潮水；但浪頭又接二連三地打來，這時候心就象往下沉。萬一這個張着的大口把你吞下去呢？而尖

角似的船头依旧冲破白色的浪花和墨綠的海水，这时，你就好象是踏着波浪飞快地前进。

我走到前甲板上，寒冷的波浪立刻把我打湿了，于是我小心地沿着下风舷向船尾走。

甲板上沒有人。只在指揮台底下，有一个值班的水手在打盹，他穿着毛皮短大衣，外面裹着防水布斗篷。船尾上也沒有人。我把烟头扔到舷外，正打算进仓，忽然听见船尾貨仓口那里有响声，有鉄器碰击的声音。我很小心地走近貨仓口，看見一块防水布的邊緣翻起来了。防水布原是船行时封閉貨仓口用的。鉄压板拿掉了，几块仓口盖揭去了，大仓口的一角現出一个黑色的大窟窿。这是誰开了仓口呢？

我仔細听听。沒有一点儿声音。我用手摸摸鉄扶梯的梯級，发觉梯級是湿的。显然，有人穿着湿靴子下了仓口。

“可是貨仓里堆的是武器、火药、炸药呀！”我想了想，正要告警，但是我沉住气，沒有叫喊。

在海上，除了船員还有誰会到貨仓里去呢？万一我嚷开了，結果倒是木匠去拿釘子，或是水手长——船上沒日沒夜的最不安靜的家伙——去找什么东西呢？不管他！可是时候不早了！什么时候啦！“怎么沒派个人放哨呢？”我懊恼地想。这时候，下面貨仓里忽然亮光一閃。

“嘿，”我想，“是哪个傻瓜在那儿摸索呢。”

“沙托夫！”我弯下身去，凑近仓口低声喚道。沙托夫就是我們的水手长。回答沒有来，亮光倒立刻暗掉了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，朝貨仓暗处照去。微弱的电筒光照亮了堆貨夹仓的一部分。撐住上层甲板的一根根牢固的鉄柱之間，堆放着几捆阿根延皮革、几只釘得严严的木



箱；一个角落里杂乱无章地堆着几条断铁鏈、几卷鉛絲、几盘鋼纜——都是水手长修船时的宝贝。上层貨仓的中部沒有堆貨，往下到船肚里的門打开了。貨仓上部看来沒有人。我用电筒照着走到下面去。

同样的一条长锈的铁梯通到底层貨仓。底层貨仓里堆足了貨。那些装着步枪的长木箱好象棺材，一个一个叠得好高。再过去堆满了軟席夹垫、金属包装的火药箱和子弹箱。只有铁梯下边又窄又深的过道沒有堆貨物。我用电筒一照，就觉得这里不大对头。

一个步枪箱子挪了窝儿，移到一个四角方方、毛毡縫边、写着紅字的鋅板箱子跟前，步枪箱子后面，露出穿着防水布水手短大衣的闊肩膀。

“誰在这儿？出来！”我低声說，可是口气很坚决。“反正我已經看見了。”

肩膀慢慢抬起来，露出一个黄发蓬松的头。安德烈·貝斯特罗夫生气的臉正对着我。他是一个年輕的水手，是圣安娜号最近一次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普利穆斯^[注]时，在穆尔曼斯克雇用的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一面問，一面繼續用手电筒照着貨仓各个角落。

貝斯特罗夫站起来。我的电筒光落在一只鋅板箱子上。箱子上的布套拉掉了，箱盖撬开放在一边。一大团灰色炸药現出来。貝斯特罗

[注] 普利穆斯是英国南部的港口。

夫手里拿着凿子和长长的火繩。显然,他在这里是准备炸船。

貝斯特罗夫觉得我什么都明白了,就捏着凿子,不很俐落地向梯口跳了一步。他脸上有点慌張、生气,离我一米远,电筒光正好照着他。

但我們不是势均力敌的。我在上面,又带着武器;他在下面,假使凿子不算,他就是手无寸鉄。我熄了电筒,掏出勃郎宁手枪。我的估計是正确的。馬上貝斯特罗夫手中的电筒一亮,我給亮光照住了。他一看見我手中的勃郎宁手枪,便清醒过来,同时,当我也亮起电筒的时候,我看見貝斯特罗夫一只手松掉了凿子,另一只手上紧握着那根現在毫无用处的火繩。

我們同时用电筒彼此照着对方的臉,但他的电筒光在壁上有点抖动,我的电筒光却很平穩地照在箱子和貨仓的地席上。

“关掉电筒!”我严厉地命令他。

他手里的电筒熄掉了。

“把手举起来!”現在火繩也从貝斯特罗夫慢慢举起来的手中落下了。

“从扶梯走上来!”

貝斯特罗夫慢慢向前移动,順着扶梯一級一級上来,不等我再招呼,他就要往上层甲板走。

“等等,”我对他說。“把仓口关上!”



貝斯特羅夫站住了，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。他慢慢地掀起蓋板，蓋好貨倉口，眼睛一直盯着我，再那樣慢慢地把鐵壓板叩在拉緊的防水布邊緣上，仔細周到，仿佛干一件日常的水手工作。

做完了，他又用疑問的眼光望望我。

我知道，我的臉在明亮的電筒光後面，他看不見。

“上去，別發出聲音。可別想跑。當着上帝發誓，我會開槍，而且決不會打不中你！”

貝斯特羅夫向前走，順扶梯上去，在倉口邊甲板上站住了。我手上拿着張開機頭的勃郎寧手槍，跟在他後面上了甲板。

“把倉口封好。你看見水往上打嗎？”我說。貝斯特羅夫又把在底層倉口做的工作做了一遍。

五分鐘以後，濕漉漉的灰色防水布已經拉平，用鐵壓板和楔子固定了，好象並沒有人動過一樣。

“你給我發個誓，下回再不進貨倉做那種事……”

“誓怎麼發呀？……我不相信上帝……”

“瞧你這個人！得了……給我一句諾言吧。”

他想了一想。

“好的。沒有關係……我不下去就是了……這就是諾言……”

“這才對，傻子。得了，到水手下倉去吧。快走！”

可是貝斯特羅夫向船尾走。

“站住！叫你進下倉！去哇！”

貝斯特羅夫掉過頭來，順着搖擺的甲板迅速地向船頭去了。

我走到船尾上，黑夜中看見一根細纜拉得緊緊的，通到黑暗里。我

用电筒順細纜照去，在黑水白浪間，一条小艇的艇头在我眼前跳蕩。这条小艇平常吊在船尾吊艇柱上，是捕魚或做什么用的。小艇上坐着一个人。

“喂！”我向黑暗中喊了一声。“向船舷靠。”

但是我觉得手里的纜忽然一軟，小艇就离了电筒的昏暗光圈，接着消失了。看来，是坐在船上的人把纜割断了。

这时候，英盖灯塔还在圣安娜号航向三四公里以外閃爍着。

第二天早上我走进會議室的时候，水手长正向船长报告船上丢了一个水手，叫亨利·卡斯，他还带走了一条沒有号碼的小艇，是去年在北德維納河河口撿来的。

船长生着一張討厭的圓臉，淡白眉毛，紅头发豎着跟刺猬似的，面頰和鼻子上布滿了一点点的大雀斑。寬鼻梁，两只小眼睛，从細眼縫里看人。他个儿高，肩膀闊，很有力气。

“通通問一下！”他动火了，舞着两只手。“怎么，沒有人看見？是誰的班？查一下，还丢了什么。”

“我已經查过了，船长先生，”水手长眼睛看着旁边，強調地說。“除了卡斯私人的东西，样样都好的。所有的仓口都封着。所有的东西，看样儿都沒动。”

“看样儿？不是看样儿，是要一件件細查！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”他又对我說，“在海上跑了一个水手。大概，是在您那一班。”

“我不懂怎么会有这种事，”我坚定地回答。“昨夜海上有风浪，要走也不是时候呀。”

“可是离岸近，我們的国境又靠在旁边。混蛋打的主意是不错的。”

“有什么打算呢？我真不懂，”我摊开双手說。

“既然敢在半夜大风浪里坐小划子跑了，可見是有打算的。而且沒有几个帮手，这桩事也干不成。究竟是什么打算，我們还得到穆尔曼斯克才查得出。干这方面的事，那儿有一些专家。”

事情糟了。反間諜組織要把这条装武器的船弄翻个儿，要是貨仓里留下貝斯特罗夫的什么形迹，——腰带、皮带、衣服上撕下来的一片破布，或是靴印子，他就不会有好事，他有了事，到我身上也就不远了。我还不曾来得及把貨仓里发生的事細細想过来，夜里我是不加思索地做的，到了現在，我还是弄不清楚夜間为什么这样做，而不那样做。

我从會議室出来，走到甲板上。冬天的太阳照得后甲板上白色的仓壁、擦得雪亮的銅件、海水珠儿和淡白色的剛洗过的甲板，发出光来。差不多全体船員都在甲板上。水手們用刷子和拖帚擦洗船尾的甲板。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，愉快的臉上长着酒刺，叫馬特維·柯秀拉，拿着水龙头冲甲板，有时候他开玩笑，用冰冷的水澆那些站在旁边呆看的同伴。船上的厨子，戴着揉皺了的圓帽，毛皮短大衣外面系着圍裙，坐在鐵欄柱上抖腿儿。在船尾那边，水手长弯身湊在一个小仓口上。那儿的貯藏室里放着油漆、油漆刷子、擦洗刷子、鉛絲、麻綫、碎布、机油，以及諸如此类的船上不可少的器材。

貝斯特罗夫由下面給水手长递过几个白色的鉄罐子，大約是白漆，又递給他漆刷子。水手长把刷子一柄一柄接过来，在粗糙的大手掌里擦擦，又递回去。

明天到达港口。在船进港之前，每个水手长都希望把船裝飾一下。从来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們的水手长沙托夫心里大概在想，要不要把舷門

索漆漆白，給船长室的仓壁刷几刷子，也許主桅下部或是起重机的移动臂还得加一层赭石。

我看着貝斯特罗夫的脑袋一会儿露到甲板上面，一会儿又鉆下去。但他一看见我，馬上轉过臉去，躲进了儲藏室。

我轉身走开。甲板上的工作正在緊張进行。穿着灰色帆布褲和防水布长靴的水手們，前前后后奔跑。三副在起貨机那儿忙着，准备明天卸貨。前面的一架起貨机出了点毛病。身長肩闊、面色微黑的乌克兰人斯杰潘年柯，站在发动机后边，好象电車头上的司机，他听着三副的口令，一会儿开发动机，一会儿又停下来。起貨机尖声叫着，鉄鏈条当当地响，松动了的机件发出壳郎壳郎的声音。

上面房門呸的一响。这是船长的勤务員格拉佐夫讓屋子透风。

濃黑的烟团向右面荒涼多山的海岸滾去。海岸还和昨天一样，灰色、单調，前后一眼望不到头，一座峭壁連着一座峭壁，山峰都裹着厚厚的白雪披风。白色的激浪拍着岩脚，但从这里远眺，激浪仿佛是涂抹在深藍色海面上的一些活动的白漆点子。

船长从會議室出来，到指揮台上去。水手长又和他在一起了。我看见水手长沙托夫，便想起貝斯特罗夫来，而且几乎立刻就看見了他，他手里提着一只白鉄桶，下水手仓去。他望着旁边，可是我觉得他在看我，注意我的每一举动。他的肩膀下去了，脑袋下去了，門也碰上了。我又走进了會議室。船长和大副也来了。大副是个瘦削的高个子，黄牙板，一臉死样儿，头发梳的是英国式，发縫一直分到后脑勺——我瞧他总觉得不順眼。他是旧海軍家庭出身，祖上甚至做过海軍上将。因为大副出了一件丟臉的事——这事大副不爱跟人談起——使他不能在海

軍學校畢業，就進了艦隊。大副很高傲。對水手們非常粗暴，想盡辦法要在我們這艘商船上保持軍事紀律。他叫安德烈·尼基季奇·契霍夫斯柯依。他和船長搞得還算好，可是瞧不起我和三副。他恨布爾什維克，有一個時期竟想到白匪陸上戰綫去當志願兵。

船長在甲板上釘死的船椅上坐下，把腦袋擱在多毛的胖手上，身子一搖一擺的，瞧着紅木雕花的矮食櫥上方嵌在壁里的一面鏡子。浮着浪花的海清晰地映在鏡中，有節奏地搖晃着；一道灰色的條子忽起忽落，那是斷崖絕壁的遠岸。

“有什麼希望？”船長悶悶不樂地慢慢地說。“老兄，什麼希望也沒有：高爾察克^{〔注一〕}當初是有力量的！鄧尼金^{〔注二〕}到過奧廖爾！他們現在都在哪裡？唉，如果說北方省^{〔注三〕}還沒有被布爾什維克占領，那不過是因為他們暫時還顧不到這裡。時候一到，算起賬來是又快又徹底。”

“那麼，依您看，布爾什維克會勝？”

“他們已經勝了。基輔是他們的了，波爾塔瓦和哈爾科夫也是他們的了。我們的人困在克里木，好象落在陷阱里。同盟者把我們拋棄了。事情壞了！”

“鬥爭還沒有結束，”契霍夫斯柯依大副急躁地面答說，“必須戰到最後一粒子彈。”

“自然沒有結束。在這一點上，您說得不錯。鬥爭還要起來，但是要等全國農民工人都恨布爾什維克的時候，才會起來。”

〔注一〕〔注二〕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都是沙皇的將軍，反革命武裝的頭子。

〔注三〕 “北方省”是偽建制，面積相等於現在的阿爾漢格爾斯克省。

“英国人在撤退前就是这样推测的。”

“您以为他们不对吗？种种事件证明了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。是不是，尼古拉·里伏维奇？”

这个问题是直接对我提出来的。

“您有什么消息吗？”我问而不答。

“在海上能有什么消息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呀。”

“得了，要是您知道的只有我那么一点儿，那也算不得多了，”我说过这话之后，便到甲板上去。

在白色恐怖猖狂的日子里，船长和大副对待船员们是很蛮横的。他们象酒鬼一样吓唬着要打水手。可是得势的日子过去之后，两个人的心情就变了。船长不知怎么立刻软了下去，时常想心思，而大副老是等着只有他一个人心中有数的时局转机。

当我们离开挪威北部港口特琅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知道白军的事情不妙了，但那时伪北方省还在支撑着。在寸步难行的沼泽地带，在北方原始森林的丛莽间，阿尔汉格尔斯克伪政府的战线拉开数千公里。但是在整条战线上，只有沃洛格达—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彼得格勒—穆尔曼斯克两条铁路横穿过去。这些铁路沿线进行着战斗，夏天还在涨水的北方河流一带进行战斗。在那些大兵团之间，是一望无际、无路可通的荒野，这里只有双方少数巡逻队和游击队流动，从一个土墩跳到一个土墩，或者用斧子在原始森林中开路。但自从邓尼金被打垮以后，纷纷传说布尔什维克坚决要结束北方战线了。

早晨的清洁工作结束了，洗刷过的甲板上空荡无人。仓外刮着猛烈的风，溅着激浪的寒冷泡沫，很不适于在外面散步。水手们都挤在爐